

江南地区的老百姓一直认为只要有和元宝相似形状的食物,总是过年的宠儿,讨个口彩,比说一百遍“恭喜发财”来得实惠,吃进肚子里的元宝,总有种落袋为安的心理安慰得。在这样的元宝崇拜氛围下,定胜糕似乎更胜一筹,粉妆玉琢的元宝形状,刻着“定胜”两个字,气宇轩昂,有点双重“buff”的意思。

有哪一个包邮区的孩子没有在考试这一日吃过“定胜糕”呢?我永远记得初中的某一次期末考试,考完语文之后,忽然有点天旋地转,脚底下打着旋,同桌扶我坐下,轻声问,是不是没吃早饭?我想起来得走得着急,早晨确实只喝了一杯牛奶。他想了想,从抽屉里掏出一对定胜糕,分我一只。冷的定胜糕味道并不算好,一入口,糯米粉的碎屑黏在口腔里,无语凝噎,而后是扑面而来的甜,感受到豆沙馅,但说来奇怪,吃了两口,刚刚还七荤八素的脑袋居然渐渐沉静下来,甜成了我人生里第一支镇静剂。我对同桌几乎感恩戴德,正欲感谢他,却见他略带懊恼地一拍脑袋:“完蛋了,我妈说要吃两个才能考一百分,现在分你一块,岂不是只能考50了?”此话一出,正咽下最后一口定胜糕的我似乎比 he 更为沮丧,因为他的那块“50分”



扫一扫,关注“夜光杯”

难忘三十年前那一夜

赵竺安

我一生中最难忘的一个除夕夜,是30多年前。那年,我从工地调入上水管线所总所看大门,于是瞧我20多岁年轻的分上,隶属保卫科管辖的门房间,就有了我这样一个年轻的组长。说是组长,但也称得上“九门提督”。地处大柏树的总所,还统辖东南西北中五个自来水分所以及长桥头部等三个管材仓库门卫,如果把九处门卫人数全部算上的话,至少也有几十号人。那年代的年轻人,责任心还是挺重的,由于门卫组长只上日班,不用上中夜班,但那年赶在大年三十前几天我宣布,今年除夕夜我来值夜班,我晚饭时到,换一个同伴回家吃年夜饭,另一个我来陪。豪言壮语即出,我回家便与父母说起此事,父母都是老实巴交的人,愣半天没吭声。许久,母亲才说,你不是夜班吗?可以吃了年夜饭早点去换班。我说,今年年夜饭我不在家里吃了,到单位里吃。父母复沉默。说是到单位吃,其实单位食堂早就关门了。除夕那天下午四时多,母亲拿出一口铝饭盒,朝里面装着菜,装满后,递给我。一路上,公交车上空空荡荡,行人更是没有几个,寒风扫过街面,寂寥冷清。那一瞬间,我才突然感受到家人团聚的热闹、开心和微醺的欢乐氛围,我开始后悔,想返回家,吃好年夜饭再去单位,但想到正在上中班、说好等我带酒菜共饮的同伴,我最终放弃了返家的念头。

到达单位,没有空调只有火炉的门卫室烟囱朝外吐着浓浓的白烟,铸铁炉子里的炉火通红,拿出饭盒,吃起了年夜饭,不多久便吃完了饭盒里的菜,这顿与外人一起度过的年夜饭也就结束了。饭后,喝完一两杯热茶,我披上厚厚的工作棉大衣,推门外出。此时,寒风呼啸,寒气逼人,远处漆黑的夜空中闪过焰火的亮光,格外明亮绚烂。偌大的工厂里东一盞西一盞亮着几盏电灯,在寒风中跳舞,路过时,把人影拉长了,投射在地面上。走进黢黑的车间,听着自己的脚步声,冷不丁就是“咣”地一声巨响,还带着悠长的回音,穿梭在车间的空间里,那是寒风碰撞在薄铁皮制作的车间大门上发出的声响。那天巡更的路,我竟然比平时多走了一倍,而这个除夕夜就永远铭记在心头,不敢忘却。

都要备用此糕,这个习俗一直流传至今。”

第三种说法,是我从冯梦龙讲述的一个笑话里看到的,“定胜”原本是“锭胜”——《笑林广记》曾经记载了这样一个笑话:“一蒙师见徒手持一饼。戏之曰:‘我咬个月湾与你看。’既咬一口。又曰:‘我再咬个定胜与你看。’徒不舍,乃以手掩之。误咬其指。乃呵曰:‘没事,没事,今日不要你念书了,家中若问你,只说是狗夺饼吃,咬伤的。’”把饼子咬成了“锭胜”糕形,马三立的相声也许是从这里借鉴而去。

定胜糕也不仅仅是请客的华丽装饰,抗战时期,西南联大也流传着一个关于定胜糕的故事。彼时,教授们的生活一样清苦,校长梅贻琦也不例外,梅夫人韩咏华曾经在1981年撰写的《同甘共苦四十年——记我所了解的梅贻琦》中回忆起这样一件事:教授们的月薪,(1940年后)就只够半个月用的了,不足之处,只好由夫人去想办法,有的缝围巾,有的做帽子,也有的做一些食品,拿出来卖。我年年岁比别人大些,视力也不好,只能帮助做做围巾穗子。以后庶务赵世昌先生介绍我做糕点去卖。赵是上海人,教我做上海式的米粉碗糕,由潘光旦太

钱君匋的名字从上世纪二十年代至九十年代,在文化界广为人知。早在1928年,鲁迅的名作《朝花夕拾》的装帧设计,就是出于钱君匋之手。这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出版的《鲁迅全集》第十卷《书信》中给钱君匋的信中就有“顷奉到惠函并书面(二包),费神谢谢。印费多少,应如何交付,希见示,当即遵办。”在《鲁迅日记》1928年7月17日的日记中也有“得钱君匋信并《朝花夕拾》书面两千枚。”这一装帧设计为鲁迅第一次出版的这本名著封面,增添了独特的艺术色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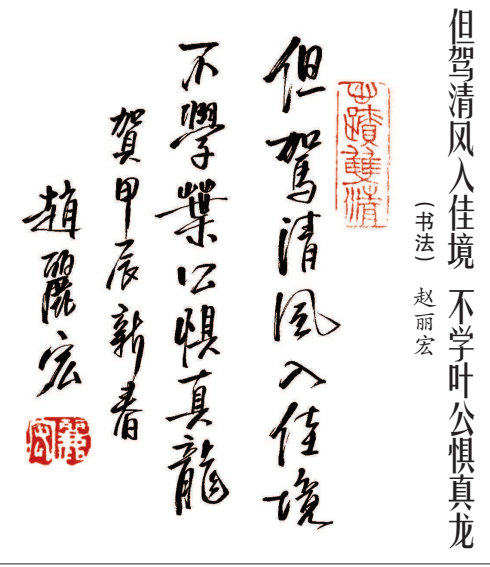
钱君匋不仅是现代装帧艺术的开拓者,存有《钱君匋书籍装帧艺术选》,他还是一位诗、书、画、印集于一身的著名文化人。他的篆刻留给我很深的印象,无论朱文还是白文,均基典雅精致,值得仔细观摩欣赏。一生治印两万余方,被誉为“上溯秦汉玺印,下取晚清诸家精髓。”

远方的朋友曾经送我贵州的傣面具,黑木,沧桑,挂于白墙,无声之述。那种古朴浑厚中,有着时间的谜语。而粗犷神秘里,有着朴素的威力。

在安徽池州第一次看傣戏,既亲切又震撼。傣有着三千多年的发展历史,“中国傣”共有四大类,而以精神逐疫、祈福攘灾为目标的世俗文化活动,属于“乡人傣”。新年之时,节庆之日,是太适合表演传统的民间祈祷了。

傣戏唱腔的古朴苍凉,透过演员头戴的傣面具,还是能深刻地穿透出来,然后极富感染力地传递到我们的心间。悠远的琴音、复沓的演唱,似乎简单,却恰恰有“余音绕梁”“涤荡肺腑”之感。令人想起《古诗十九首》《诗经》那样的魅力。国泰民安的祈祷、风调雨顺的呼唤,四个演员,各拥字符;一项经幡,几十条红绿旗帜迎风翻转。——“四与一”走出丰富神秘的队形,“一与四”转出既古韵又白话的词。“敦睦堂”匾额,8支红烛,福禄寿画

夜光杯



但写清风入佳境 不学叶公惧真龙

（书法） 赵丽宏

贺甲辰新春

赵丽宏

太在乡下磨好七成大米、三成糯米的米粉,加上白糖,和好面,用一个银锭形的木模做成糕,两三分钟蒸一块,取名“定胜糕”,由我挎着篮子,步行四十五分钟到“冠生园”寄卖。月涵(即梅贻琦)还不同意我们在办事处操作,只好到住在外面的袁复礼太太家去做。袁家有六个孩子,比我们孩子小,有时糕卖不掉时,就给他们孩子吃。有人建议我们把炉子支在“冠生园”门口现做现卖,我碍于月涵的面子,没肯这样做。卖糕时我穿着蓝布褂子,自称姓韩而不说姓梅,尽管如此,还是谁

他的《鲁迅印谱》和《钱君匋印存》,是留给我们的宝贵文化遗产。

我早闻其名,但见到他已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初,那时君匋先生已年逾古稀。他的孙女在我任教的洋泾中学80届理科班就读。他对孙女教育有方,关爱有加,充满着隔代亲。他所著《艺术论》中有一篇1992年所写的《姐妹俩》,就充分体现了他对两个孙女的挚爱感情。君匋先生给我的印象是一位精神矍铄、慈祥谦和的长者。从谈吐间使我深深感受到他学识广博、待人诚恳;他深爱小辈,但把这种爱藏于心中,溶化在教育中,决不溺爱 and 纵容。

君匋先生1998年逝世,享年九十一岁。二十多年过去了,我心中仍十分怀念这位不仅开拓现代装帧艺术,而且书画篆刻造诣精深被誉为“一身精三艺,九十臻高峰”的二十世纪文化名人。

像。两边“清白传家”“淡泊明志”的对联。经幡的舞动、人的唱念,与静态的舞美构成远古背景与民俗气势。令人感佩我们的祖先,勤劳而朴实的农耕祖先。

《刘文龙·送别》,新婚三日的妻子,在河边送别赶赴官场的丈夫,层层递进式的缠绵不舍,越益悲凉的句句叮咛安慰……一个河边,送来又送去;旁边的仆人等了又等;御冷的披衣让来让去。想起了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想起了黄梅戏《天仙配》,中国式夫妻冷静克制,却原来在戏里多情。中国式夫妻缺少浪漫,原来浪漫的镜头都在舞台。多情浪漫的戏,它的渊源,难道不是来自于真实的生活吗?

将日常演出震撼来,夫妻之情,男女之爱——傣戏,原来我

大学毕业没多久,我就进了杂志社上班,杂志社就在萝邨。萝邨在哪里?第一次去杂志社报道的时候,面试老师给我指路:“你从淮海路向南,沿着嵩山路一直走,看到一个公共厕所和一个垃圾房,就到弄堂口了。”萝邨的门牌号是嵩山路101弄,杂志社就在弄堂的尽头,一栋独立的4层楼小洋房。

刚毕业的大学生都有一个白领梦,那时同学们都在高档商务楼里上班。通讯录上,他们写的都是某某大楼,某某广场,我有点不好意思地写下:嵩山路101弄梦邨。“梦邨”就是萝邨,我那时不知道自己写了错别字。大概也是因为萝邨太不出名,所以从来没人纠正过我,连一起上班的同事都没发现,大家都以为自己在“梦邨”上班。

萝邨是上世纪40年代建的里弄,里面共有7栋楼。1~6号是联排的小洋房,三层砖木结构,杂志社是7号,独栋。洋房的面积不大,但是花园、天井、阳台,套房、卫生间,一样都不少。只是杂志社人多,挤在一起办公,把原本的这些功能都打乱了,显得拥挤不堪。再加上年代久远,木地板踩在脚下嘎吱嘎吱的响,落地钢窗也关不严实,总感觉这里不是年轻人理想的办公场所。

好在走出弄堂后一切都时髦。

第一个惊喜是兰亭。这是一家比“网红”这个词红得还要早的本帮菜饭馆,位置就在萝邨弄堂口的左边,大概两三步的距离。到兰亭吃饭就好像今天的网红打卡一样,是必定要发朋友圈的。杂志社与网红为邻,人家中午11点开门迎客,我们10点55分从杂志社走出去,妥妥地第一批。

2010年左右,萝邨门口的标志物——公共厕所和垃圾房拆了。2011年安达仕酒店开业,那之后,它成了我们新的指路标示,和作者朋友相约就说:“看到安达仕酒店了吗?对面弄堂走进来就是。”

萝邨附近的嵩山路和太仓路,都是短短的小马路,集中了一家又一家的网红店。稍远一些的香港广场、太平洋百货、新天地商场,更有数不尽的餐饮和潮牌。我们在萝邨上班真是太欢愉了。当然这一切也得益于杂志社的良好经营和人性化管理,给了我们自由的时间和经济上的底气。

天下无不散筵席。当嵩山路太仓路地块动拆迁的传闻越来越紧的时候,这一天来了。我们在弄堂口的布告栏里看到了一张“萝邨拆迁告示”,大家有点感慨,其实我们一直把“萝邨”看作我们心目中的“梦邨”,就好像这几十年来,杂志社的光辉岁月,还有我们大学毕业后十多年的白领生活。



减字木兰花·雨水

松 庐

征鸿向北。又过春江怜嫩絮。草木滋萌。绿皱池波风自生。

梅花吹落。陌上杏花争吐萼。林霭清浮。更有芳菲在后头。

们的老祖宗就已珍视感情赞美感情。

黄梅戏《看花灯》,一对新年穿上新衣裳的年轻夫妻出门上街去看元宵节的花灯,一路欢欢喜喜,打打闹闹,丈夫多看了其他姑娘一眼,做妻子的发脾气。丈夫再哄着妻子,双双把那盏盏灯看完,高高兴兴回转家中。他们唱到“家”这个甜蜜的词,他们发着“家”这个亮音时,令人感觉,家才是比灯会更好的地方。

欢欢喜喜是一种简单。为什么舞台上那样简单的演绎能够打动你?传统的民俗里一直有着这样的智慧。简单就是幸福。幸福就是简单的。你愿我爱你,把日子过下去;简简单单,把小孩教育好。

戴上面具,才称得上真正的傣戏。池州傣面具吸收和融汇了儒、释、道、巫的宗教意识和民俗、雕塑、绘画等内容。它本身是民间艺术的精华。欣赏傣面具应该是与欣赏傣戏连在一起的。在我看来,面具除了它来自民间不可改变的传统之外,除了让人欣赏它本身的艺术性之外,我们的祖先,是以“类”来替代“个别”的。刘文龙既是刘文龙,更是被迫离家的无数个男人。新婚三日的刘文龙妻子,也是无数娇妻的代表。“类”的悲剧性与苍凉也就产生了震撼人心的力量。

如今,任何二三线城市都有差不多的面貌。超市、银行、小吃店、洗衣房、沿街排开,功能齐全。但是池州藏着这样一个演绎中华文明、有着悠久文化传统的剧场,那就珍贵了,神奇了。

你会在春天选择哪些运动呢? 明起请看一组《春日宜动》。

龙年中国味 责编:郭 影